

永远的军号

■陈先义

者,比起他们来,我们有啥可吹的。”1973年谢立全同志去世时,为了表达对将军优秀品格的敬仰和追念,人们特意将《抗战之声》的照片镶嵌在他的骨灰盒上,并永久存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幅著名的照片,传递着一段英雄往事:一把军号奏出的旋律,召唤着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走向抗日前线;一段军中往事,展现出一名老战士的宽广胸怀。就这样,军号的旋律融入一茬又一茬军人的血脉之中。

我所经历的另一个军号故事是在2008年。一天,我应邀去苏南驻军某部采访,这支部队就住在当年新四军机关所在地茅山遗址附近。陪同我的部队宣传处一位同志说,去参观一下新四军抗战纪念馆吧,去那里可听一听茅山军号,就像六十多年前的战地交响曲。好奇心驱使,我们一行去了茅山。

茅山望母山顶,一座36米高的新四军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耸立在青松翠柏中。碑后的广场上,是一匹昂首的战马和陈毅将军的全身雕像。参观展览后,按照纪念馆工作人员的指点,为了表达对先辈英雄的怀念和祭奠,要在纪念碑广场上燃放一串鞭炮。奇怪,就在鞭炮声响起的同时,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伴随着鞭炮声响,迅即在四面环山的空中响起了一阵连续不断的“嗡嗡嗡嗡”的嘹亮军号声,持续时间长达数十秒。凭着军人对军号的熟悉,我们一听这是真正的来自金属乐器吹奏出的声音,其旋律节奏与鞭炮声响迥然相异。仔细辨听,还有更奇妙的事情,伴随着嘹亮军号声,竟然还夹杂有类似战场的冲锋呐喊声。这一切,构成了一种近似原生态的战场交响曲,听起来如同军事题材影视剧的同期声。我们非常纳闷:按照声学、物理学原理,如果因为山崖峭壁在山间的回音或共鸣,反射回来的应该还是鞭炮声,而这里为什么却是如此清晰的军号声和战场呐喊声呢?

我们当然不相信那些近似神话般的演绎,但现实又确实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后来,纪念馆从事历史研究的同志向我们介绍:抗战年代,就在如今纪念馆的所在地,新四军部队与侵华日军确实有过一场恶战,并且敌我双方都有较大伤亡。对于这场战斗,当地党史馆存有详尽的史料。但是,这让人生疑的战场军号声及呐喊声又是怎么回事呢?奇妙的号声是在1997年一次纪念活动时被偶然发现的,以后的许多年都是一个难解之谜,并演绎出许许多多神秘传说。有人说,这是新四军集结号,在召唤皖南事变中牺牲失散的数千英烈;也有人说,当年茅山作战,有两位新四军号手被敌人包围了,他们用号声迷惑敌人,但最终落入敌手而光荣牺牲,现在的号声是部队在寻找当年那两个小号手……纪念馆方面为了了解谜团,还专门请来了军事科学院的号谱专家进行现场鉴定。专家认定号谱是真正的我军号谱。

奇妙现象,与其被当作神话传播,倒不如费些工夫找出它的缘由和谜底。紧接着,便由当地政府出面,请来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声学教授们,在现场进行了详细的科学探测,最终给出了一个被大众广泛接受的结论:这是一个符合科学规律的自然现象。要

形成这个现象,必须具备特定的自然条件,而茅山的特殊环境造就了这一现象。当年那场抗击日军侵略者的气壮山河的战斗,因周边特殊的山岩及特殊地貌,以及山石的矿物质元素作用,这一切为声音创造了特定的存储条件。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整座山崖峭壁就像巨大的录音磁盘一样,军号等战场之声在异常特殊的条件下被永久地“刻录”了下来。这些刻录下声响的“磁盘”一旦遇到特殊条件,比如鞭炮齐鸣时,便会将它激活,于是当年的战场之声便得以真实回放和再现。

或许这个由专家教授给出的答案也是一种推测。但此后人们去茅山听军号,的确确成了江苏省句容县的一个项目,并进而演变为一项茅山旅游热线。如今,去句容必去茅山,去茅山要听军号。科技的发展进步,人们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官方特制的一种展现当年战场情景的多媒体。有关人员运用声光电等高科技,打造出当年苏南人民浴血奋战的悲壮场面;军号声、呐喊声、厮杀声,组成了仿真的战场之声,而且还有影视剧节选的画面相配合。听完人工合成的声响,然后再到纪念广场燃放鞭炮,聆听当年战场交响曲的真实回放。新四军纪念馆广场上那响彻寰宇的声声军号,激起的是人们对陈毅、粟裕等革命先辈和英烈们的深切缅怀。

我入伍时的上世纪60年代,司号员和军号在基层部队是有编制的。当时每个连级单位都有“司号员”,营级单位都编有“号目”;师团级单位就有了“号长”,“号长”是干部,负责培训“号目”和“司号员”。如今,这些称谓已经鲜为人知了。那时可不一样,当个司号员是很令人羡慕的。首先要有知识,多少懂点音乐;其次对司号员的口型也有明确要求,要适宜于吹奏。记得当年新兵下连时,师里都要举办一次全师司号员集训,号长们带领全师上百名号兵列阵吹奏,其场面之壮观、旋律之齐整,与现在室内演奏的音乐会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番感觉。百十把军号发出的雄壮之声,在方圆十里或几十里的山谷间、平原上回荡,这往往被视为军旅的一道亮丽景观。

听惯了军号的人,没有军号声就会显得生活乏味和寂寞,就会觉得缺少节奏和旋律。相比较于今天那些由广播喇叭播放的军号录音唱片来说,我依然怀念并且更为喜欢过去那种由号兵手握铜管、直接吹奏出的军号声,就像今天的人们不会喜欢舞台上的假唱一样,总觉得唱片的演奏失真,缺少了那种原汁原味的感觉。遗憾的是,伴随着现代科技进步及军队编制体制的变化,如今军营的号声,大多出自由制式音响或高音喇叭播放的录音唱片,原来由司号员吹奏的原生态号声;以及号兵们在军人行列里的矫健身影,都已不复存在了。再去军营时,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甚至还有几分莫名的失落感。我曾经这样想,有一天,军号会像骑兵正式退役一样永远地在军营消失。但我同样也相信,作为激发斗志、催人奋进的英雄旋律,军号声将永远回荡在军人的生活中,流淌在军人的血液里。因为这是一种不怕牺牲、无所畏惧的精神象征,更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奏鸣。

今年春节,我又收到了李玉枝阿姨的祝福微信。17年了,我们从寻呼、短信到微信,遥远的问候和彼此的惦记一直绵延至今。

与李阿姨相识是2001年8月,当时她跟随丈夫——著名战斗英雄、原海军某基地副司令员麦贤得来新疆参观,我有幸全程陪同。在那次行程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麦贤得完全没有领导的架子,倒更像个童心未泯的孩子。但凡有人表达对他当年英雄壮举的仰慕之情时,他的羞涩与谦虚让我觉得他似乎还生活在那个年代,语言中是对党和军队的感恩。

置身于大西北的强烈阳光下,麦贤得完全释放出对大自然的热爱。他常常蹲在田间地头盯着一株棉花、一枝向日葵,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有时还会拔下一枚叶片放在嘴里细细地嚼、慢慢地品,微微闭上眼睛,完全沉醉其中。那场面,让我无法将眼前这位淡泊的老人与当年那个叱咤海疆、英勇无畏的战斗英雄联系起来。

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无论麦贤得参与什么活动,李阿姨总是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提醒他添衣服、喝点水、休息一下……在她那张和蔼柔美的脸上,总是挂着对丈夫的体贴关切。

一天清晨,早饭已备好,却始终不见麦贤得和李阿姨出门。再按门铃,李阿姨小声答应着,房间内隐约传来细微的说话声。没多久,麦贤得揉着惺忪睡眼走在前面,李阿姨紧随其后小声叮咛。落座之后,李阿姨一脸愧疚地向大家道歉说,昨天大概多跑了些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晚上头疼睡不着。直到这时我才知道,由于麦贤得头部早年受过重伤,留下的后遗症一直折磨着他。即便借助大量药物,晚上睡不着、早晨醒不来依然是常态。

记得到达库车勒是个下午,晚饭后我们沐浴着带着甜甜梨香的凉风,就像一家人一样徜徉在市区宽敞的街道上。道路两旁的灯箱已经点亮,整个城市被罩上了一层柔美的朦胧面纱。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快看那灯箱!只见前方有个灯箱上竟印着麦贤得的头像,大家兴奋起来,围拢过去将照片与真人进行对比。此时的麦贤得也十分配合,手扶灯箱柱调平地立正站好,郑重地接受我们挑剔的“检阅”。

我们的举动引来了不少路人的好奇围观,有位中年人突然大喊起来:“是

玉枝傲立苍穹间

■曹品

麦贤得,真的是麦贤得!”然后冲过来,紧紧握住麦副司令员的手说:“真没想到,能在这里碰上童年时代的偶像、无比崇敬的英雄!”

此时的麦贤得被潮水一般的路人围在中央,他的眼神里既有兴奋但更多的是无助。昏暗的路灯下他似乎在下意识地寻找着什么,直到看见李阿姨就站在人群外围始终默默注视着自己,才显得踏实下来。面对热情群众的提问,麦贤得总是平和地重复一句话:“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太多荣誉!”

灯箱上麦贤得的头像底下有一段简短的文字介绍,大意是说他在1965年“八六”海战中受重伤,后经全力抢救虽挽回了生命,但语言表达和记忆力大多丧失,右边肢体萎缩,严重外伤性癫痫时常发作……灯箱上冰冷的文字与眼前的顽强生命在我眼前交相辉映,震撼之余感慨不已。如果不了解这些,我

们恐怕根本难以想像,在他的身上曾经历过如此壮烈的生死考验。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付出的实在太多了。当然,做出牺牲的还远不止麦贤得一个人。这些年如果没有李阿姨的精心照料,那昔日的英雄又还会是一种怎样的境遇呢?我无法想像。

那次的新疆之行结束后过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我竟意外地收到了李阿姨从湛江寄来的一小瓶“双飞人”药水,这让一头雾水的我突然想起一件小事来。记得在南疆参观时正值酷暑天气,李阿姨总会从随身携带的小药盒中取出一瓶神秘的药水让我涂抹,我对那颜色近似红花油、气味又好像“十滴水”的东西忍不住多问了几句,谁知细心的李阿姨竟然就一下子记住了。端详着这瓶飞越万水千山、被泡沫层层包裹的药水,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后来那药水我一直珍藏着,从没舍得用,因为那是我与麦副司令员、李阿姨一家感情的象征。

后来我奉命调至兰州工作,他们一家也离开了湛江,我们的联系因此中断。2012年夏天我去延安出差,刚一下车就听到有人高喊:“小曹——”我循声望去,招待所门前一对老年夫妇正朝我招手,竟是李玉枝阿姨和麦副司令员!我顾不上拿行李,飞奔过去与他们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一句话还没说,我的眼泪先流了下来。李阿姨搂着我不停地说:“这次再来兰州战区,我和你麦叔一路上就念叨你,谁知这么巧,我们真的在宝塔山下重逢了。”

那一晚我们聊了很久,就像失散多年的家人终于得以团聚。知道李阿姨开通了微信后,我们立刻互加了好友。从那以后我又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麦副司令员一家的近况,欣赏到李阿姨推荐的充满正能量的美文。每当我在朋友圈发出新发表的散文小说作品,李阿姨总会第一时间点赞留言。这正应了古人那句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去年除夕夜,我们一家人在春晚中看到了李玉枝阿姨。她作为全国孝老爱亲道德模范代表接受采访,还向全国观众说出了这些年来心里话。在那一刻,所有和李玉枝阿姨有关的往事瞬间涌上心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清新淡雅的中国画长卷——浩瀚苍穹,玉兰初绽,花色似玉温润洁白,气韵如兰馥郁清香。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月寄情思

■黄金铭

他乡夜空的月很亮
是我在为你站岗
披挂的钢枪
是你依偎的肩膀

姑娘啊 姑娘
山高水长 思念飞向远方
你看窗外是否洒满月光
天气渐凉 我多想变成衣裳
你冷时 可以把它披上

离别时 你说你已备好嫁妆
等我回国 就要做我的新娘
我对你的承诺一直没忘
望着满天星光
我在寂寞的夜空中画一个月亮
再画一个你 靠在我的身旁
让哨所和群山作证
月亮和星星是我们的姑娘

维护和平 为祖国征战四方
迷彩服里有你的牵挂和期望
祖国强盛中有我的责任担当
胸前的军功章是对你的褒奖
姑娘啊 姑娘 你等我回乡

长征

第417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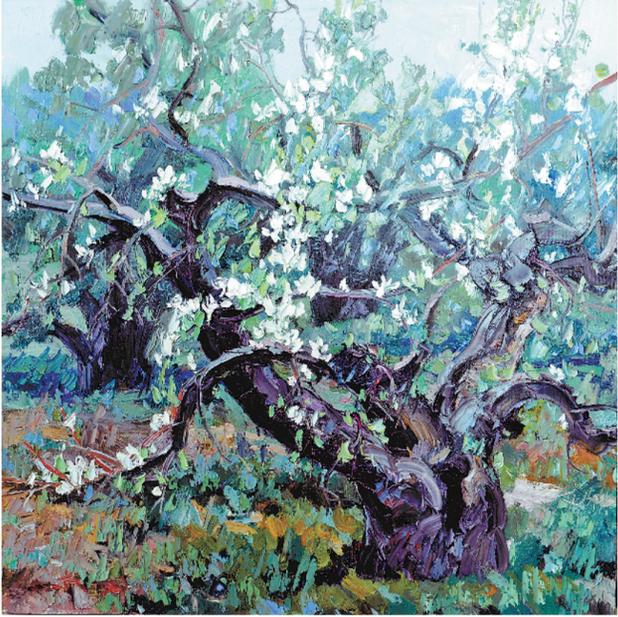
文学
作品

问怎么笑。女孩也不知道护旗手该怎么笑。

女孩又问护旗手,能不能把帽子摘下来让她画。护旗手用队列当中脱帽的动作利索地脱下帽子,端在了左手臂上。动作一气呵成,丝毫不拖泥带水。女孩完全看呆了,她没有想到军人脱帽都有着节奏与美感。但女孩紧接着发现了一个问题,护旗手黝黑的脸颊上印着一道将近二厘米宽的半圆的环,白闪闪地刺眼,那是帽带系在脸颊上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那里还留着原本的肤色。女孩目光迟疑地再往上看时,她发现护旗手的头发里,竟然箍着一道环,那道环里是倒伏的浓密的头发。

女孩张大了嘴。她觉得自己有些失态,做了一次深呼吸。就是那一次深呼吸,她闻到了一股特别的味道,那是着体汗的、掺着胶皮的的味道。或许,护旗手那飒爽威武的皮靴早已被刻苦训练的汗水浸透。

女孩的画笔有些拿不稳了,颤抖地在画板上点点涂涂。最后她也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画板是一片斑驳模糊,无比抽象。



春暖(油画)

郑春龙作

画不出的味道

■胥得意

子里塞进了两条鱼。

又有护旗兵换岗来了,皮靴走在大理石地面上,“咣咣”的声音如同是打击乐队中的鼓槌敲在鼓面上,铿锵有力。喊出的交接口令女孩已经听不清了,她只能看见换岗的护旗手相对着转身,他们无论转向哪个方向,整个身体还是一块钢板,围绕着脚跟上那个轴在转动。这是女孩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护旗兵,以前她看到的都是在电视里。她喜欢眼前这个长焦镜头,或是此刻的延时拍摄。

女孩快步跑向换岗通道。那时,下岗的护旗手正从她眼前风一样掠过。她听到了他的呼吸,但是她不知道他是否听到了她加速的心跳。她庆幸这次近距

离的接触,让她有了新的发现,护旗兵的

脸颊被帽子上的一条细皮带紧紧勒着,更显英俊。

女孩想要接近护旗手,她通过学校申请去进行一次写生。她要画一幅护旗手的油画,当成她研究生毕业的作品。

在国旗护卫队,女孩已经不知道那天见到的护旗手是哪一个了。在她眼前所有的兵,几乎都是一样的。一个刚刚结束训练的护旗手被安排成了模特,女孩没有想到她真的会离护旗手如此近。这个二十出头的护旗手的脸上满是冷峻,是这个年龄不该有的严肃。女孩架好画板后,问护旗手,能不能笑一下。护旗兵尴尬地摇摇头,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大概是三十多年前,我受报社编辑部委派,去采访著名作家、时任原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的刘白羽。在北京王府井红霞公寓刘白羽的寓所,我们的话题围绕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日开始。因为毛主席发表“讲话”前,曾三次约见刘白羽征求意见。那时的白羽,就已经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了。

我问他,当初为何放弃不错的生活条件,执意从敌后奔向延安呢?记得白羽老人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稍作思考,便站上书桌前的一张凳子,从高高的书架上翻出一本封面已经发黄的图书。老人说:“就是它,是一把军号的指引。”我仔细一看,书名叫《西行漫记》,这是白羽老人珍藏的上世纪30年代的最早版本。书的封面上,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的红旗迎风飘扬;红旗旁边,一个英姿勃发的红军小号手头戴八角帽、腰挎手枪,手举军号吹奏起冲锋号。我知道,这就是当年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拍自战地的摄影力作《抗战之声》,曾发表在解放区报纸上。

白羽老人缓缓地、充满深情地回忆道:“当年就是这把军号,就是这幅照片和书中的故事,让我最后下定决心从敌后奔向延安。当初从一位地下党员手中拿到这本书时,一看到这个封面,我立刻就有种难以名状的感动,似乎感到了祖国和人民对我的热切召唤。号角吹响了,祖国呼唤了,当时感到不去延安参加抗战,我就愧做炎黄子孙。多少年烽火岁月,这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始终觉得耳边有一把军号在吹,有旋律在响。是军号的旋律,鼓舞激励着我从抗日战场一直打到辽沈战场,又从辽沈南下,几乎在战场硝烟中穿梭了大半个中国。在战场上,我凭着炽热的情感,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来自战火中的一线报告。”

这次谈话,让我久久难以忘怀。一次偶然机会,我去原南京陆军学院出差,听说当年《西行漫记》中的那个小号手的儿子在陆院工作。我慕名去采访他,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原来当年的那个小号手,就是谢立全将军。谢立全将军是1929年从江西兴国参加革命的,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海军某部司令员兼政委、海军军事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让人敬仰的是,从战争年代一直到解放后的数十年间,谢立全从没张扬过斯诺拍的这张照片的主人公就是自己。只是在斯诺去世后的1972年,《人民画报》刊发毛泽东主席为悼念斯诺发的唁电时,为了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用四个页面配发了斯诺的生平照片,照片中就有《抗战之声》这幅著名作品。当时《人民画报》为注解和说明照片的来龙去脉,对照片进行了认真考证,几经周折,最后对斯诺当年是在宁夏预旺堡战斗中于城墙上拍摄的,全国解放以后小号手被分配到了海军工作,他就是后来的海军将军谢立全同志。谜底解开了,有人去采访谢将军,他说:“不就是一张照片吗?我很多战友都牺牲在战场上了,我们是幸存

与心邂逅 真实,远比虚构更精彩

女孩第一眼看到哨位上的护旗手时,竟一下子有了眩晕的感觉。她眼里的这个兵哥哥,俨然是一尊雕像被焊在了旗台上。那挺拔的身材像是翡翠的柳树,阳刚中带着坚毅。透过镜头,她看到一张刚毅的脸,浓密的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专注而清澈,黝黑的脸庞由里到外透着健康。女孩不由得悄悄转动镜头,她期冀着能够把哨位上的护旗手看得更为清晰、仔细。女孩就读的是美术系,对于美有着异乎寻常的苛刻要求。在她的眼中,标准的男人要有形体,要有身高,要有颜值……

镜头里的护旗手变得特别清晰,女孩甚至能看到他鼻翼上沁出的细密汗滴。女孩的快门一动,有了跑过去递上一块湿巾的冲动。护旗手的眼睛在镜头里一直没眨过,身子也是纹丝未动。好在有一阵微风吹过,护旗手的眼睛轻微动了一下,女孩的心跳又加速了。她觉得护旗兵好像也在看她。